

貼身保鏢

「香港」岑凱倫



出版社

到回

貼身保鏢

〔香港〕 岑凱倫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05号

贴 身 保 镖

〔香港〕岑凯伦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0,000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0,000册

ISBN 7-5360-1255-1/I·1113

定价：4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胡宝宝是一个任性而漂亮的女孩儿，为了她的安全，父亲为她找过许多保镖，但那些保镖们都因受不了她的胡闹、刁蛮而纷纷辞职。然而，新任保镖马图斯为人正直、有学识，且身手不凡。他的到来，改变了胡宝宝的人生。他俩也由最初的争吵、误会转为相知、相爱……

1

胡大富由大厦的东走到大厦的西，冷气充足还是满头大汗。

三时四十三分了，他的宝贝女儿还没有回来，她今天去卡拉OK呢！

“大小姐回来啦！”佣人的声音。

胡大富冲出去，一个女孩撞进来，长发松散，雪白的一字领短裙，黑一块、红一块，还有酒迹，她脸上好像还有少许伤痕。

“宝宝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胡大富又心痛又担心。

胡宝宝把白色背袋一飞：“买把枪给我，一枪一个，省气！”

“占美呢？”她今晚和占美一

“分手啦！一点用处都没有了！”

“大小姐，占美少爷哭着要向你道歉……”又是佣人的声音。

“叫他去死吧！废物！”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又打架了？”

“你那垃圾保镖，哼！”胡宝宝边说边蹬蹬蹬的跳上楼梯

……

胡大富如热锅上的蚂蚁，他连女儿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。

“老爷……”胡宝宝的保镖回来了，胡大富看见亚奇身上的战迹，他忙叫他到书房去。

“亚奇，小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小姐跟另一台人争唱歌，由互骂到互打，有人通风报信，我冲进去……我请占美少爷先送小姐回家，我善后还要赔偿，因为小姐和他的朋友们摔破了不少东西。”

“实在太辛苦你了，先喝杯酒安安神，这瓶酒是最老年份的。”胡大富对女儿及女儿身边的人都宠爱有加：“对方的人……”

“幸而都是冲动少年，没留什么后患，听见要报警都散了。”

“别小看那些人，大概是见你英明神武……”

“老爷，我正式向你辞职……”

胡大富一听就头痛，这是第十二个保镖向他提出辞工了，平均三个月走两个，工资由当初的五千元飞升到一万八千元。“噢！你左颊有抓痕，是大小姐吧！我早就叫她不要留长指甲，容易伤人。着受伤，非要看医生不可。”胡大富立刻送上一千大元。

“老爷，我还是要辞职，上星期我已经向你提过了。”

“我加你两千，刚好两万，如何？”

“你加我两万我都不做，因为我根本做不来，既然没有成绩，大小姐又讨厌我，我留下来根本没意思，我赚不到大钱的，还是做个文员心安理得。”

“宝宝讲笑话，她心肠很好，她也常说讨厌我，但她不是最疼爱我这老爸吗？况且，亚奇，我待你总算不差……”

“就因为老爷对我好，所以我不会置老爷不理……”

“亚奇，你走了我好头痛，千万不能走，万事好商量。”

“我是非走不可，但我会给你介绍另一个人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啊！他才真是英明神武、高大威猛、人才出众、功夫了得、文武全才，若他当保镖，应该是保镖王子了。”

“真有多？亚奇，他岂非比你……”

“好十倍！不过，他的要求更高。”

“什么要求？”胡大富甚感兴趣，他为女儿花多少钱都无所谓。

“月薪三万两千元，不住下人间，希望老爷以宾客看待，他不驾驶那部小甲虫，为大小姐开车，但并非她的司机。最重要，大小姐不能当他狗，不能随便骂他，更不能随便打他，他虽然当贴身保镖，但地位和大小姐平等……”

胡大富由开心变忧愁：“亚奇，每月三万二是贵了点，但没问题，他住大屋客房，和我们一起吃都没问题，为大小姐开车接送，更好不过。但我不能保证为大小姐不骂他不打他，你知道，大小姐连我……哈……”

“他不会因为大小姐打骂他而辞工，但是若非他惹事生非，大小姐向你投诉，你装作听不到就好。”

“这个容易，我一向装傻扮懵最成功，为了宝宝，我一定合作。”胡大富忙问：“他是你什么人？可靠吗？”“我什么时候可以见见他？”

“他是我的中学同学，为人有义气、有责任感。我是介绍人，保证他老实、忠诚、可靠，老爷喜欢就聘请他，但不可以先看货办。”

“要是货不对办呢？”

“老爷，深夜了，我明天辞工，你还是自己招聘新人吧。”

“亚奇！亚奇！”胡大富忙拉住他：“既然有你做担保人，我就聘请他，明天请他来上班。”

“没有白纸黑字的聘书，他是不会来上班的。就算他受聘，也要一星期后才能正式上班。”

“聘书我叫律师弄好，没问题。但一个星期没有人保护大小姐，我连上班都不放心。”

“我既然是担保人，这个星期无论多困难我也会捱下去，老爷不用担忧。”

“这就好，这就好……”

胡宝宝穿着七彩图案的低胸背心、阴阳色浅蓝牛仔布短裙、金色镂空花凉鞋，边唱着歌边由楼梯走下来。

“爹爹！”她叫了又再唱，有人为她拉开椅子，她就坐下来，一口口的喝着鲜茄汁。

“宝宝，我给你介绍个人。”

“谁呀？”她惘然，接着说：“别告诉我你终于找到红颜知己，我受不住。”

“小孩子，乱讲。”一点责备的意思都没有：“他是马图斯……”

“爹爹，”她抓住父亲的手臂：“是不是世界杯冠军队、西德队长马图斯？我喜欢。当然，能请到伊拿就更好，他是我的梦中情人。”

“傻女，那些人能随便请的吗？”

“爹爹有钱。”

“不是全部事情都能用钱办妥的。刚才为你拉椅子、坐

在你身边的就是马图斯。”

“哗！”她竟然不知道有人坐在她身边，真是目中无人。

“大小姐。”那男人站起身，鞠个躬又坐下。

“他是谁？”胡宝宝看他一眼，那绯红的脸有点木，不是木，是冷，而且是冷傲，胡宝宝抿抿嘴没兴趣再看他的五官，说：“我知道他的名字，马图斯赝品，但他是什么人？可以和我们一起吃早餐？”

“他是爹爹的朋友，不，是世侄，同时也是来保护你的。”

“噢！”一块烟肉送进小嘴后，说：“又是那些垃圾保镖……啊！保镖是下人，应该在下人间吃住，怎会跑上来，还坐在我身边？嘿……”

“我说过马图斯是我的世侄，他爸爸是你世伯，他当然是我们的宾客。客人住下人间的吗？”胡大富换一换话题：“宝宝，你今天跟谁出去？”

“让我想一想。呀！是贝度。”

“贝度这孩子好，斯文守礼，今天有什么节目？”

“他呀！都是例牌，还有什么新意？都是吃饭、看电影、中午游船河，这个人好闷，要不是长得不错，早就飞了。”

“这是正当社交活动，好好享受，爹爹要回去开会。”

胡宝宝也吃饱站起来，发觉身边空无一人：“那冒充的马图斯呢？”

“大概有事要办，宝贝，晚上见。”胡大富安心的上班去了。

胡宝宝看了两张影碟，接了几个电话，女佣来告诉她贝少爷来了，并递上胡宝宝的手袋。

宝宝走出花园，贝度正在把宝宝放用品的运动袋放在行

067695

李箱内。

宝宝听到里面车房传出的马达声，就把手袋扔进贝度的跑车，过去一看。

“喂！谁把我的保时捷开出来？安叔，”她在叫司机：“有说过今天用车吗？”

保时捷停住，出来的不是安叔，是个高个子，甚为高大，应该有六呎三吋，胡宝宝五呎八还要仰起脸。

“这超人是谁？”胡宝宝没被他吓住马上问：“你是谁？竟敢开我的跑车，啊！连我的车匙都偷了。”

“车匙是你爸爸给我的。”

“你把我的车开去哪儿？”

“你去哪，我去哪。”

“哼！差点忘了你是负责保护我的，要做跟尾狗，就坐那部小汽车。噢！保镖坐的那部小汽车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知道我也不会坐，除非你肯一起坐。”

“发梦……”

“宝宝，可以走了吧！这位是……”贝度向马图斯投以疑问的眼神。

“别管他，无聊人，我们走……”

“贝少爷，请留步。”马图斯走到贝度前面：“我叫马图斯，负责保护胡小姐的，胡先生希望贝少爷容许我一起出海，可以吗？”

“欢迎。”贝度含笑点头。

马图斯说声谢谢，回到保时捷。

“宝宝，他是你另一位贴身保镖吗？”贝度问。

“哼！”

“但他与别不同，他无论外貌、衣着、言行都不像保镖。他还开你的跑车，一起出海，看来我们一天的节目他都会参加，以前的保镖虽说贴身，但都离得远远的。”

“当然不同，爹爹说我们两家是世交，他在家可能也开保时捷、法拉利，言行举止自然与受薪保镖不同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又当起保镖来？”

“亚奇走了，爹爹暂时请他帮忙，你知道爹爹多紧张多无聊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是你世兄，我要尊重他，因为尊重他等于尊重你爹爹。”

胡宝宝瞄他一眼：“你是追求我爹爹，还是追求我？”

“当然追求你，但尊重你爹爹不就等于尊重你吗？”

“哈！什么推理？”胡宝宝和贝度思想并不一致，她只是看中他生得英俊。

到码头，贝度亲自请马图斯上船。

胡宝宝和贝度一起吃午餐，餐后胡宝宝自己开游艇在海中打圈，休息过了然后和贝度一起游泳。

黄昏，在甲板上观日落，贝度问：“要不要找找你世兄？”

“世兄，谁呀？”她玩得什么都记不住。

“那姓马的，叫马图斯吧？自从他上了船，直到现在，他一直没有出现过。”

“那岂不好？跟尾狗，最讨厌！”

“我怠慢他，怕你爹爹不高兴。”

“我们又没请他来，为什么要招待他？换衣服回市区吃饭……”

船泊码头时，才看见马图斯，他上岸取回跑车。

“好了，跟尾狗走了。”胡宝宝朝着车尾踢了一脚。

吃过晚餐，在餐厅门口乘汽车去看电影。

马图斯突然出现，对胡宝宝说：“戏院人多复杂，你穿上这件夹克。”他把一件牛仔布短夹克递向宝宝。

胡宝宝把手放在背后：“你怎么这样婆妈，连我穿衣都管？你又不是我乳娘，况且我也不冷。”

“现在是秋天了，晚上有凉风，而且戏院有冷气。”贝度帮口。

“闭嘴，没你的事。”胡宝宝瞪他一眼。

“你冷不冷我不理，你冷病困在屋子里我才省事。”马图斯真是毫不动容：“但你穿得那么暴露，出入繁杂场所，又在晚上，根本是引人犯罪。贝少爷，你应该关心你的女朋友。”

“是的，谢谢你。”贝度忙接过衣服。

这时贝度的平治跑车来了，胡宝宝抢过夹克扔在地上跳上车。

马图斯追上去把衣服掷入车内……

贝度和马图斯的车一前一后回来。

“你看！我平安无事，只是惹来艳羡的目光。”胡宝宝来到马图斯车子旁，又着腰，摇着双肩：“谁不知道我厉害？谁敢非礼我？嘿！”

“你今天好运。”马图斯冷淡如旧：“但不会永远好运。”

“我一生好运。”胡宝宝仰仰脸：“有胆的就天天跟着我，要你天天吃惊风散。”

马图斯不跟她斗嘴，把车驶回车房。

第二天，胡宝宝又约另一个男朋友。

马图斯一见那哈杰就头痛。

虽然秋天，早晚已凉，但白天仍很温暖，他却穿套黑皮衣，上身的夹克又是银珠又是银链，背后还用银珠钉上猫王的大头像，脚踏黑皮靴，靴边钉上银刺勾。

头发用啫喱、定发水什么的全胶上向后梳，滑得连一只蚂蚁都爬不上。

口中嚼着香口胶，摆着腿，摇动身，大概早已把自己当作翻生猫王。

胡宝宝也穿了套黑皮裤夹克，夹克的拉链拉到乳沟，头发梳了许许多多辫子，两个人一见面就拥抱。

然后一起跳上一部开篷跑车。

出门口，门外有四部摩托车，车上都坐了一男一女，五辆车排成一字形向前出发。

但五辆车都好像漫无目的，兜兜转转，马图斯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。

后来他们驶进一所巨型豪华别墅，马图斯跟进去，马上有两位穿制服的保安人员要他拿会员证。

原来是私人俱乐部，马图斯没有会员证，当然不能进入。

哈杰和胡宝宝由跑车上站起来，转身向马图斯摇手，“在外面好好守住，我们玩够了就出来，等着迎接呀！哈哈……”

马图斯立刻用手提电话通知胡大富，但胡大富正在开会。

马图斯相当心急，不知道里面什么葫芦卖什么药。

最怕发生什么事，他在外头鞭长莫及，那就是失职。

一个半小时后，胡大富才派人把会员证交给马图斯。

马图斯进去先到处看看，了解一下里面的情况。

里面有泳池（露天、室内）和几个网球场、壁球室、桌球室和一间迷你戏院，有卡拉OK和的士高，有西餐厅和中式菜馆。

里面保安严密，因为进出的都是企业家和他们的子弟，因此闲杂人等不得进内，刚才马图斯虽然拿到胡大富送来的会员证，保安主任还要和胡大富联络证实，才让马图斯进去。

马图斯颇放心，起码哈杰和他的朋友没机会在里面生事。

马图斯到泳池，在泳池旁茶座喝咖啡。

他眼睛搜索胡宝宝，她穿着黑皮比坚尼泳衣及花朵堆成的泳帽游泳，哈杰追上去和她肩并肩。

哈杰终于也发现马图斯：“宝宝，你的跟尾狗终于来了。”

“什么跟尾狗？他是我世兄，我爹的嘉宾。”

“是吗？”哈杰作吃惊状，由泳池爬上来，说：“马世兄，刚才开罪了，不要见怪，等会请吃晚饭，向世兄道歉请罪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马图斯一口婉拒。

“宝宝，怎么办？马世兄不肯赏面。”

“回来，别扫人家的雅兴……”宝宝又和哈杰在水中嬉戏。

他们游完水就去打壁球，然后吃晚餐后又在室内泳池游泳，最后又上的士高，一直玩到十二点才离开。

马图斯以为可以回家休息，原来宝宝还有节目，他们到

夜店消夜。

他们点了菜，宝宝说：“今天运动量大，好肚饿。看！豉椒炒蟹，好香呀！”

哈杰要把蟹由侍者的盘子上拿下来。

侍者手一缩说：“先生，你们的菜还没有到，这是邻桌的。”

“谁说不是我们的？我们也点了炒蟹，拿下……”哈杰说着，就真把那碟炒蟹拿走。

正要起箸，突然有人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竟敢中途拦截我们的东西。”两个瞪着怒目的男人在他们桌旁站立。

哈杰不屑的瞄他们一眼：“什么你的东西我的东西？难道蟹盖上刻了你的名字？”

“我们来了半天，你一来就吃，真是欺人太甚……”他们伸手去抢那碟炒蟹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哈杰一接手。

一个要拿，一个不准，由吵到争，那边桌子的人也拥过来，情况十分混乱。

经理和几个侍者过来，边劝边说：“各位！大家都是我的贵客，这是做生意的地方，请各位给在下一个面子，不要在店内发生争执，至于两席的菜，我们尽快分别为大家送上。”

“不是菜的问题，”哈杰的态度一直很嚣张：“我们来吃东西要付钱的，这些人过来抢食物，乞丐一样，令人倒胃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强抢我们的菜，还骂我们乞丐？太过分，这口乌气怎吞得下……”

“你们想怎样，打架？我早就手痒，想好好打一顿。”

“打就打，谁怕？有种的就跟我们出去……你们真卑

鄙……竟然突袭……”

“请大家不要动气，冷静……”

两桌子人边骂边推边走出去，哈杰的那一桌五男五女；另一桌六男三女。

哈杰似乎很兴奋，摩拳擦掌。

最初五个女孩子都在后面，由男朋友保护，但由于五男对六男，加上对方的三女并非善男信女，哈杰他们自顾不暇，胡宝宝和另一个女孩子被男友抛下，被迫加入战圈。

最初宝宝和一个身材差不多的女郎对打，可能宝宝对打架早有经验，她终于把对方击退。

还没透过气来，一个大水桶型的女郎已接替同伴，上前一手抓向宝宝，宝宝虽然避开，但已吓了一跳。

对方猛烈进攻，又踢又抓又扑，宝宝不是敌方对手，一面护住自己，一面寻找哈杰，并向他呼救。

她一分神，就给对方掴了一巴掌，并且把她撞倒地上，宝宝眼看对方要扑向自己，便惨叫：“哈杰……”

黑影在她身前一挡，大水桶打他，他抓住她的手，宝宝捧住脸爬起来：“哈杰，我快被她打死了，教训她。”

但他只是推开她，这不像哈杰，哈杰最喜欢打架，不分男女。

大水桶不服气，冲过来乱抓，他抓住她的手腕，把她的手反过来，痛得她杀鸡似的大叫。

“我只用了两分力，你再纠缠不休，我扭断你的手。”

大水桶捧手窜了开去。

“马图斯！”宝宝这才发觉：“哈杰呢？那边，我去找他。”

“跟我走！”马图斯阻止她到哈杰那儿，哈杰正在和对手

打得性起，和宝宝距离越来越远。

“我不走，战斗还没有结束。”

“你怕人家笑你是逃兵，但街头打架已经是犯法。走！”
宝宝不听劝告，马图斯便强行拖她。

“哈杰，哈杰……放手，我喜欢打架，关你什么事？死人……”

马图斯不理她，推她上车，替她扣上安全带，锁上车门，宝宝极力反抗，但马图斯力太大，两个人在车中纠缠。

马图斯用安全带绕紧她两只手。

“你不要管我的事，放开我，我要回去我朋友那儿，我们今天根本是为我而打架。”

“你还想讲义气？就算不是你喊肚饿，哈杰的性格爱擦事生非，始终要打架，你跟他出来，也不是第一次打架吧？不过，他根本没有资格打架。”

“你不要侮辱我的朋友。”

“他连女朋友都保不住，自顾不暇，由你自生自灭，你被人袭击，叫他他都不理。”

“那么吵，他又那么远，怎听到？”

“第一次你喊他，他就在你身边，你喊叫声又那么大，聋子都听到。我就以为他会拚死保护你，所以那大水桶打你，我也只是看着没过问。结果，你不是被她狠狠掴了一掌？看！一大个掌印……”

“关你什么事？架我是打惯了，打打架人才精神振奋，多管闲事。”

“我要管早就管了，但那大水桶扑向你身上时，你惨叫哈杰，哈杰连回音都没有，扔下你越走越远，我若不过去